

母亲·在人间

Mother in The World

——全译本——精·彩·阅·读——

〔苏〕高尔基◎著 王智源◎译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母亲·在人间

Mother in The World

〔苏〕高尔基◎著 王智源◎译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在人间 / (苏) 高尔基著; 王智源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26-4296-6

I. ①母… II. ①高…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0982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65228880 65244790(出版社)

(010)65238766 65113874 65133603(发行部)

(010)65133603(邮购)

网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55mm×220mm 1/16

印张: 38

印数: 3000 册

字数: 50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26-4296-6

定价: 39.00 元

前 言

玛克西姆·高尔基，苏联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政论家、学者，同时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苏联文学的创始人之一。高尔基的著名作品有《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海燕》等。

长篇小说《母亲》是高尔基于1906年在美国写成的。小说取材于1902年高尔基的家乡诺夫戈罗德附近的索尔莫夫镇的“五一”游行。游行的领导人扎洛莫夫等人被捕后，扎洛莫夫的母亲安娜继续着儿子的事业。《母亲》就是以扎洛莫夫和他母亲的事迹为基础写成的。小说开篇就描绘了阴森森的工厂画面，展现了帝俄时代工人阶级惨遭剥削的生活环境和一个老钳工悲惨的一生。老钳工的儿子巴威尔本来也很可能走上父亲的老路，但他生活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他迅速找到了献身于工人解放事业的光明大道。巴威尔的母亲原本是一位逆来顺受的普通劳动妇女，在从事革命事业的儿子巴威尔的影响下，她思想迅速成熟，逐渐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部小说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初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群众革命斗争，反映了工人运动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小说第一次塑造了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英雄的形象，列宁曾称赞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

《在人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主人公阿廖沙十一岁时不得不到社会上谋生，他先后在鞋店、圣像作坊、绘图师家当过学徒，也在轮船上做过洗碗工。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历尽坎坷，但他

一有机会就会读书。生活的阅历和大量的阅读扩展了阿廖沙的视野，他决心要做一个坚强的人，不为环境所屈服。最后，他怀着这样的坚定信念，离开家乡奔赴喀山。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广泛地描写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下层人民的社会生活。《在人间》是高尔基的生平自述，小说中他在苦难中锻造自己的英勇与悲怆，震撼着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仿佛经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

高尔基的作品中处处洋溢着对积极人生态度的赞美，他致力于唤醒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激情，唤起人们对自己作为人的自豪感。他的作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摆脱压迫，为了创造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奋斗。

目 录

母亲	001
第一部	001
第二部	147
在人间	321
第一章	321
第二章	336
第三章	350
第四章	359
第五章	384
第六章	397
第七章	406
第八章	419
第九章	433
第十章	447
第十一章	465
第十二章	482
第十三章	502
第十四章	514
第十五章	528
第十六章	540

第十七章	552
第十八章	566
第十九章	579
第二十章	590

母 亲

第一部

1

日复一日，当工厂的汽笛吼叫在郊外工人区的油烟污浊的空气中时，那些睡眼惺忪、神色忧郁、还没有解除疲乏的工人们，就好像受到惊吓的蟑螂一样，立刻从那些破旧的灰色的小房子里跑到街上。在阴冷的迷雾中，他们沿着泥泞的道路，朝着那一座座矗立的如鸽子窝般的石砌厂房走去。几十只油腻的路灯照着泥泞的道路，厂房摆出一副冷淡自信的模样等待着他们。

人们走在泥泞的路上，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不时地有像说梦话一样的抱怨声发出，还有那仿佛将黎明的天空撕裂了的粗野的咒骂声。到了厂房，迎接他们的是机器笨重的轰鸣声与蒸气的怒吼声。高高的黑色烟囱，宛若一根很粗大的手杖，阴沉而肃穆地矗立在郊区的上空。

每当夕阳西下，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都映射着落日余晖的时候，工厂便从它石头般的胸膛内，把这些工人像抛掷废弃的炉渣一样丢出来。做完了一整天的苦役，他们被煤烟熏得满脸漆黑，饿得前胸贴后背，又顺着泥泞的道路往家走着。尽管如此，他们的说话声仍透露着兴奋，因为回家后等待他们的就是晚饭和休息了。

工人们在工厂被奴役了一整天，机器从人们的筋骨中榨尽了他们所有的力量。一天的时光又悄无声息地度过了，而他们又向自己的坟墓迈进了一步。可他们只看得见眼前的安逸和小酒馆里的刺激，他们为此感觉满足。

每当节假日，他们就一直睡到十点左右才起床。那些观念传统有家室的男人们，就会换上自己较为干净的衣服去做弥撒。一路上，他们不断唠叨，抱怨如今世风日下，年轻人对教堂漠不关心。自教堂回到家，吃过馅饼，便又躺到床上，一直睡到傍晚。

常年的积劳让他们吃不下饭，为了能刺激食欲，他们就拼命地喝酒，让猛烈的伏特加来唤醒胃口。夜幕来临，他们懒洋洋地在街上闲逛着。如果谁有一双雨鞋，就算天没有下雨也要穿上；如果谁有一把雨伞，就算天气晴朗也要带上。

他们如果在街上碰到，谈论的都是一些工厂的事：谈论机器，骂工头。在这一成不变的日子里，人们的思想也一样乏味。回到家中，他们就和老婆争吵，甚至会拳脚相向。

年轻的就下酒馆，或是轮流到各家办聚会，他们拉着手风琴，唱着淫词艳曲，说着低俗的玩笑话，跳舞，喝酒。一般来说，劳累的人很容易醉，喝醉后，满腹的怨恨和怒火就会沸腾起来了，寻找着发泄的机会。一有能够发泄这种激愤的机会，他们就绝对不会放过，尽管只是一点儿小事情，他们也会像野兽一般凶残地撕咬起来。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常常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有人因此致残、致死。

潜藏在内心的愤怒成了人们日常交往中最主要的情感，这种感情和无法消除的筋骨疲劳一样，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年轻人与生俱来的灵魂的恶疾是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它如影随形，一直伴着他们进入坟墓，并促使他们在生活中做出很多让人厌恶而又没有意义的残酷举动。



每逢休息的日子，年轻人总是要折腾到深更半夜才会回家。回来时往往是衣服被撕破了，浑身泥土且带着伤痕。他们有的炫耀自己在斗殴中的英勇表现；有的则满心屈辱，怒气冲冲；有的则委屈地流着泪；有的喝得不省人事，一副倒霉的模样；有的垂头丧气。总之，看起来都是一副让人生厌的样子。

有时，也有一些小伙子被他们的父母硬拉了回去。父母们在路旁围墙底下，或是在哪里的酒馆内找到醉得不省人事的儿子时，立刻就会破口大骂，而后抡起拳头就砸在了被伏特加灌得软弱无力的儿子身上。随后，将儿子带了回去，好歹照料他们睡下，因为第二天早上，当汽笛像昏黑的洪水流过，在空中不断怒号时，还要把他们叫醒去工作。

他们虽然很凶狠地打骂自己的儿子，但年轻人的酗酒和打架在老年人看来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这班父辈们年轻时，也同样酗酒、打架，也同样被父母打。生活向来都是千篇一律的，它像一条混浊的河流一样，日复一日，平缓地不知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的所有生活被那年深日久且无法攻破的习惯所束缚，每天所思所想的几乎全是老一套。所以，日子长了也就自然成为习惯了。有时，工人区会有三三两两的外地人来光顾。

一开始，他们只是因为外地人是陌生人而引起了关注，之后，听他们说起以前工作的地方，便稍稍有了一些兴趣。过了一段时间，那些好奇的东西就从他们身上消失了，因此大家对他们习惯了，他们也就不再惹人注意了。听了这些人说的话后，他们明白了工人的生活到处都是相同的。既然如此，那还需要说什么呢？

然而有时，陌生人说一些人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工人区的新闻，大家也不对此发表意见，只是怀着疑惑听着。他们所说的那些话，在人群中产生了三种现象，有些人心里激起了莫名的愤怒，有些人心中产生了不明所以的不安，另一些人心中，对朦胧的事情有一种淡淡的期盼，这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为了要将那种没必要却足以对他们造成影响的焦躁和不安赶走，于是干脆喝下比往常还多的伏特加。

当看到那些陌生人身上新奇的东西时，工人区的人们便没办法忘记了。他们对于这些不同于自己的人，都有一种本能的戒备。他们害怕这

些人在他们的生活中丢进某种东西，而这东西足以将他们虽然繁重却还平安的生活破坏。虽说无趣，可对于生活所给予他们的始终如一的沉重压迫，人们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们并不期待什么比较好的转变，他们觉得所有的变化只会加重压迫。

一旦工人区的人们默默地继续工作，与他们无法相融合时，那么后者只能再次流浪到他处，或是孤寂地留在工厂……而人这样活上五十年就会自然死去的。

2

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也是这样生活的。他毛发浓密，脸色阴郁，浓眉下是一双细小的眼睛，看人时总是带着冷冷的恶意。他是个技术非常好的工人，力气也很大，但是由于不善于迎合上司，总是被克扣工钱。为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常常打人。大家都害怕他、怨恨他，但又打不过他。符拉索夫看到有人来找麻烦时，他就会拿着石头、木板或是铁片，将两腿叉开，默默地等着他们。大家很害怕他的嘴脸和双手，因为他从眼睛到脖子都长满了黑胡须，就连手也是毛茸茸的。特别是他的眼睛，让人看了就害怕——他的眼睛细小且尖锐，宛若钢锥一样扎人，但凡碰上他目光的人们，都会感受到他那股毫不害怕、不留情面的野兽般的劲儿。

“给我滚开！孬种！”他小声怒骂道。说话间，他又大又黄的牙齿就从他满脸的毛须中露了出来，本想要揍他的人见此，就害怕地回骂着走了。“孬种！”他依旧在他们身后骂着。他的双眼露出了钢锥般尖锐的冷笑。他挑衅般地将脖子伸直了，仰起了头，跟在他们身后叫道：“来！不想活了就滚过来！”谁都想活着。

他很少说话，说得最多的就是“孬种”这个词。他用这个词叫着厂主、警察，也用来叫老婆。“孬种！你没看见吗？裤子破了！”在他儿子巴威尔十四岁时，有一次，符拉索夫将儿子的头发抓着把他拖了出去，可他儿子却将一把很沉的铁锤拿了起来，果断地说：“不要动手！”

“什么？”父亲边说边靠近又瘦又高的儿子，宛若阴影逐渐趋向白

桦树一般。

“够了！”巴威尔说，“我再也不愿忍受了……”他扬起铁锤。

“好吧！”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补充道，“唉，你这个孬种！……”

这事发生后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对妻子说：“以后不用再向我要钱了！巴什卡可以养活你了……”

“那你想把钱都拿去喝酒吗？”她壮着胆反驳道。

他并未去睡什么情妇，然而至此到死，几乎两年光景，他不再理会儿子，也没和他说过话。

他有一条和他一样高大的形影相随的长毛狗。每天进厂的时候，那条狗总要送他到工厂门口，到傍晚时，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回来。在休班的时候，符拉索夫是酒馆里的常客。他一声不响地走着，仿佛是在那儿找人似的，用目光扫寻着别人的脸。那条狗拖着长毛大尾巴，一天到晚跟在他身后。喝醉了之后就回家，他坐下来吃晚饭，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但从来也不抚弄它。

晚饭后，一旦老婆不马上过来收拾碗碟，他就会把盘盏摔在地上，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背靠着墙，张大嘴巴，闭上眼睛，用那忧郁的声音哼唱。那凄惨难听的歌声，在他的唇髭间打转，震下了粘在那上面的面包屑，他用粗大的手指捋着唇髭和胡须，自顾自地哼个不停。那歌词别人听不懂，字音拉得倒挺长，调门儿叫人联想起了冬天的鬼哭。就这样一直唱到酒瓶喝空为止，他横转着身子瘫倒在长凳子上，或者把头埋在桌子上，一直昏睡到汽笛拉响的时候。

那条狗也躺在他身边。他是得疝气病死的。在临终前的五天，他全身发黑，双眼紧闭，咬住牙齿，在床上乱滚，时而对老婆说：“给我拿点耗子药来，把我毒死算了……”医生告诉他要用粥剂治疗，而且说病人必须接受手术，当日就得把他送进医院。“滚，我自己会死！……孬种！”米哈依尔声音嘶哑地骂着。医生走后，他老婆流着泪劝他施行手术，但他却捏起拳头吓唬她，叫道：“我好了，对你没好处！”

早上，正当汽笛叫唤着人们上工的时候，他死了。他张着大嘴巴，躺进棺材，而眉毛却怒气冲冲地紧皱着。他的老婆、儿子、狗，以及被工厂开除了的做贼的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诃夫，和几个工人区的乞

丐，送了他最后一程。他的老婆哭了一阵儿，儿子巴威尔没有哭。在路上碰着棺材的人们，都会停下来画十字祈祷，人们相互谈论着：“那个人死了，他老婆彼拉盖雅的苦日子算是熬到头了……”

有些人更正似的说：“不是死了，是下地狱……”

他下葬之后，送葬的人就散了。但是，那条狗却还留在那儿，它坐在新掘起的泥土上面，用鼻子默不作声地嗅着坟土。几天之后，那条狗也死了，不知道是被谁打死的……

3

父亲死后两个星期的一个星期日，巴威尔·符拉索夫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他踉踉跄跄地走到门边的角落里，像他父亲一样用拳头捶着桌子，冲着他母亲喊着：“拿饭！”母亲走近他，挨着他坐下，将他的头搂进自己的怀里，抱着他。儿子却推着母亲的肩反抗着，喊道：“妈妈，快点拿饭！”

“孩子，别犯傻了！”母亲制止了他的反抗，悲伤而温柔地说。

“我还要抽烟，将老头子的烟斗拿给我！……”巴威尔勉强转动着不听话的舌头，嘟囔地喊着。

以前他从未喝过酒，这是第一次。伏特加让他的身体发软，但他还有知觉，在他脑海中不断发出一个问题：“我醉了吗？我醉了吗？”母亲的关爱使他心软了。她眼里满是哀伤，使他的心灵更加感动。他想哭，为了要抑制住这种冲动的想法，他特意装出比刚才更厉害的醉态。

母亲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湿透了的蓬乱的头发，安静地说：“这种事不是你应该做的……”他呕吐起来。经过剧烈的呕吐之后，母亲把他安放在床上，将一条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额头上。他渐渐醒过酒来，但周身却感到一种莫名的苦味。他费力睁眼望着母亲宽大的面容，胡乱地想着：“看来，对我还太早了点。别人喝了都没啥，我却觉得恶心……”

似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母亲温柔的声音：“你要是喝起酒来，那还能养活妈妈吗？”

他紧闭着眼睛说：“大家都喝酒……”

母亲喟然长叹。他说得不错。她自己也明白，除了去酒店之外，人们再没有别的玩的地方了。但是，她仍然说：“可是你不要喝！该你喝的那份儿，你爸爸早已替你喝光了。他叫我受苦可受够了……你让妈妈少为你操点心，行不行啊？”

听着这悲伤而温柔的话，巴威尔想起了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就像没她这个人似的，她总是静静的，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不对劲儿就要挨打。巴威尔因为不愿和他父亲见面，最近一段时期很少在家，因此和母亲也疏远了些，现在，他慢慢地清醒过来，细细地望着她。

她长得很高，略微有点儿驼背，被长期劳作和丈夫的殴打所折磨坏了的身体，行动起来一声不响，总是稍稍侧着身子走路，好像总是担心会撞着什么似的。宽宽的、椭圆形的，刻满了皱纹而且有点浮肿的脸上，有一双工人区大部分女人所共有的不安而哀愁的、暗淡无光的眼睛。右眉上面有一块儿很深的伤痕，所以眉毛略微有点往上挑，看过去好像右耳比左耳略高一点，这给她的面孔添上了一种小心谛听动静的神态。在又黑又浓的头发里面，已经闪耀出一绺绺的白发了。她整个人都显露着悲哀与柔顺。

泪水无声地顺着她的脸流了下来。“别哭！”儿子平静地说，“给我点水喝。”

“我给你去拿点儿冰水来……”可是当妈妈把水端来以后，他都进入梦乡了。

她低下头看着他，站了一会儿，手里的杯子便有点儿哆嗦了，里面的冰块轻轻地碰着杯子。把杯子放在桌上，她默默地跪在圣像前面。醉鬼的嚷嚷声从玻璃窗外忽然传来。在秋天薄暮的湿润空气里，手风琴响了起来。有人高声唱着，也有人骂着下流话，焦躁疲惫的女人发出不安的叫声。

在符拉索夫家小小的屋子里，日子过得比先前更安静、更稳妥了，而且和工人区其他各家相比有点不一样。他们的房子坐落在工人区的尽头，在一条通往池塘的、虽说不高却很崎岖的坡路旁边。屋子的三分之一是厨房以及用薄板隔出来的母亲的小卧室，余下来的三分之二，是一

间有两扇窗子的四方形房间，一边放着巴威尔的床，门口放着桌子、两个凳子和几把椅子，放衬衣的衣橱，衣橱上放着一面小镜子，此外还有衣箱、挂钟和墙角上的两张圣像。这就是他们的全部。

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巴威尔都有了：手风琴，有胸甲的衬衫，好看的领带，套鞋，手杖，一切他都买了。他变得和同龄人一样了，也出席晚会，也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里卡舞。每到休息日，他总是不醉不归。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头痛、胃痛，脸色发白，没有精神。

有一次，母亲问他：“怎样？晚上玩得高兴吗？”

他用一种阴郁焦躁的语气回答道：“闷得要死！不如去钓鱼倒还好些呢，或者去买上一支猎枪。”

他在工作上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他沉默寡言，一双大大的碧眼，和母亲一样，总是不满地望着什么。

他既没有买枪，也没有钓鱼，但很显然他离开了一般人所走的旧路：晚会不常去了，休息日往往到别的地方去，可是，回家时并没有喝醉。母亲特别留心地注意他的行动，觉得儿子浅黑色的面孔渐渐变得尖利了，眼神也越来越严厉，嘴唇总是紧闭着。他似乎是在对什么事情生闷气，又好像有什么疾病正在消耗他的体力。从前，常有伙伴来找他，但由于总是碰不上他，大家也就不来了。

母亲看到儿子和别的青年工人不同，觉得很高兴，但她能看出，他是在专心致志地从生活的暗流中朝一旁的什么地方游去。这在她心中又引起了一种茫然的担忧。

“巴甫鲁沙，你身体不舒服吗？”有时她问他。

“不，我很好！”他回答。

“瘦多了！”她叹息似的说道。

他开始拿些书回来，悄悄用功，读过的书，马上藏起来。有时候，他从那些小册子里面摘抄些什么，写在单页纸上，写好之后立刻藏起来。

母子之间不怎么交流，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吭地吃了早点就去上工，中午回家吃饭，在饭桌上，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之后出去，又要到傍晚才回来。晚上，他很用心地洗脸，吃过晚饭

后，就长时间地独自一人看书。在休假日，他总是早出晚归的，不知忙些什么。她知道他是到城里去看戏，但奇怪的是城里没有一个人来看他。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她觉得儿子的话愈来愈少了，同时，她又感到在他的话里，添上了许多她听不懂的新字眼，而那些她所习惯了的粗鲁和凶狠的话，却从他嘴里找不到了。

在他的行为举止方面，也增加了许多让她关注的小细节：他戒除了喜爱打扮的习惯，对身体和衣着的整洁却更加注重了，他的一举一动，变得更加洒脱，更加矫健，他的外表也更加朴实、柔和了，这一切都引起了母亲焦虑不安的关心。对待母亲的态度，也有新的变化：他有空就打扫房间的地板，每逢假日就会亲手整顿自己的床铺，总之，他是在努力地减轻母亲的负担。在工人区谁也不会这样做……

有一次，他把一张图画，挂在了墙上。画上有三个一边谈话，一边轻快而勇敢地向前进的人。“这是复活的基督到哀玛乌司去。”巴威尔这样介绍说。母亲很喜欢这张画，可是她心想：“一方面尊敬基督，另一方面却不到教堂里去……”

在那个木匠朋友替他做的书架上，书逐渐多了起来，房间也收拾得令人感到愉快。他对母亲说话时用“您”，称呼她“妈妈”，有时他忽然温和地对她说：“嗨，妈妈，我回来迟一些，请您不要担心啊……”这种态度使她欢喜，从他的话里，她能感到一种认真而又踏实的东西。

但是，她还是对儿子的变化心里没有底。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不安不仅没有消除，反而与日俱增，在她的内心深处不断翻滚着，使她有种种不祥的预感。有时，母亲对儿子感到不可思议。她想：“别人都忙着谈情说爱，而他却像个和尚。他太老成了，这与他的年龄不符……”

她有时又会想：“也许他已经偷偷结交了什么姑娘了吧？”可又一想，和姑娘们在一起玩是要花钱的，可他呢，几乎把所有的工钱都交给自己了。

就这样，一个礼拜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年头也无声无息地过去了，这期间她的生活充满了忧虑与不安。

有一天晚饭过后，巴威尔放下窗帘，将洋铁灯挂在头顶的墙壁上，坐在墙角，读起书来。母亲在厨房忙完以后，走了出来，小心翼翼地来到他的身旁。他抬起头，不明所以地看着母亲。

“没什么，巴沙！我就是看看你！”她慌乱地解释说，皱着眉，带着难堪的神情又走进了厨房。她在厨房里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心事重重地将手洗了洗手后，又回到了他身旁。

“我有一句话想要问你，”她冷静地说，“你最近在看些什么？”他合起了书。

“妈妈，请坐……”母亲笨重地在他旁边坐下，直着腰，竖起耳朵，好像在盼望着什么重大事情一样。

巴威尔并没有看母亲，而是忽然用让人感觉森严而可怕的语气低声说道：“我在看禁书。之所以禁止看，是因为这些书里能够告诉我们生活的真理……这些书都是偷着出版的，如果别人知道我有这种禁书，那我就非坐牢不可。因为我要知道真理，就得让我坐牢。您懂了吗？”

忽然，她觉得呼吸困难起来。她睁大了双眼望着她的儿子，她觉得他仿佛是另外一个陌生的人。他的声音有些不同了，低沉、有力而响亮。他用手指捻着细柔的唇髭，怪模怪样地抬起眼睛盯着屋子的角落。她替儿子担心，并且感到害怕。

“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呢，巴沙？”她说。

他转过头来，望着母亲，低声地回答：“我要知道真理。”

他的声音很低，却很坚定，眼里放射出固执的光芒。母亲心里明白了，她的儿子已经永远地献身给一种秘密而又可怕的东西了。在她看来，生活中的一切遭遇是不可避免的，她早已惯于不假思索地服从，现在，从她充满了痛苦与忧郁的心里，找不出什么可说的话来，她只能默默地哭泣。

“不要哭了。”巴威尔温存地低声说道，但是她却觉得他是在和她道别。“请您想一想，咱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您活了四十岁了，什么时